

翠袖乾坤
文潔華

怎樣才可以在漫漫長日裡過得自偷？還有所有的長途旅行，坐牢的日子，有家歸不得的境況？我發覺線性帶來的喜悅。

線性的喜悅

時間是線性的，因而音樂、電影、繪畫等便是「一段段人生的旅程，箇中的滋味可有助於逃避沉悶、呆板、沒有選擇的日子」。

年前兩個小伙子到英國劍橋的住處探望。我們興高采烈地乘火車到倫敦參加音樂會，其後乘最後的一班火車回劍橋。到了火車站，人頭湧湧，爭相擁上這深夜的火車。我在人群中跟他們失散了；母性驅使我從車廂走下來尋找他們，一心以為他們趕不上了。我四處尋覓，直至火車遠離月台，但仍不見他們的蹤影。

我沮喪地找別的途徑回劍橋，同時相信他們其實已上了那最後的一班火車。三個小時以後，我到了劍橋火車站，眼前的兩個小伙子坐在月台上背對背，專注地聽着音樂，不知時日已到三更。我走到他們面前高聲問：「怎麼不等我上車？」他們在音樂的世界門檻，抬起頭做了個奇異的表情，好像聽到有聲音在中斷了耳朵傳來的美妙樂曲。沒有歉意，沒有不耐煩，也並不介意，只要音樂陪伴。

電影也同樣是線性活動，隨身聽隨身看的電影，隨着時間的流程在訴說故事，在無事可為的現實裡畫出了一個個框。電視片集製造的人工時間流，虛構着七情六欲的想像世界，令人廢寢忘食。消磨日子的還有繪畫。第一筆開始，擬定了構圖，其後您必須發展、修葺、完成。

我知道線性帶來的開展與喜悅，比對圓形的為甚。

美國司機撿錢而逃

美國馬里蘭州二百七十號高速公路十月三十一日清晨發生離奇事故。一輛載有大量現金的裝甲運鈔車在行駛途中突發故障，車門無故打開，一袋現金被「顛」出來，拋灑在路面上。接着，一部分鈔票隨風吹起，整條公路都是美鈔。裝甲運鈔車的保安立即報警，請求支援。但是當警車到來之前，路過司機見狀，紛紛停車撿錢，然後揚長而去。最後，警方人員只從現場找到了二百多元現金。警方拒絕透露當天到底有多少美元被過路民眾拿走，但特別敦促當天曾在現場停車撿錢的司機盡早主動將這些不義之財交給警方，否則將面臨「偷竊」的檢控。美國網友在雅虎新聞網留言稱，如果現場沒有攝像頭，警方怎麼能知道是誰曾去撿錢了呢？他們認為，現在是考驗大家「良心」的時候了，不過，多數留言者宣稱，自己不會把這樣的「昧心錢」交給警方。

這說明了，美國人的貪心，美國人的道德水平並不高。在中國的超級公路上，如果中途有汽車失事，把蘋果或者三鳥摔在路上，隨後往往發現了大批公路旁邊居住的農民，紛紛前來哄搶這些蘋果或者三鳥，也有人批評中國人法制觀念不強，道德水平低。近年來，中國的公路已經裝上了閉路電視，這一招非常有效，不僅僅拍攝下了所有哄搶失事汽車的財物的農民的鏡頭，事後可以追回損失。更重要的是，道路上有不少汽車超載，包括貨車超重、客車載客人數超額，都會拍入鏡頭。過去，交警會截停了有關違規的汽車，處以罰款。但是司機們也很聰明，立即拿出了現鈔，賄賂交警，賄賂的好處就是不用扣分。交警也照收如儀，因為錄像機的控制權在交警手裡。近年來，紀檢部門開始檢查交通警察的錄像機的片段，整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交警開始不敢再在汽車違規的問題上收取罰款，司機們也不敢再在公路上賄賂交警。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道德水平的提倡，需要一個物質水平的配合。但是，現代化國家執法，也需要一定的管理辦法的改進。例如紀律部門怎樣管理好交警的攝錄機錄像片段，經常突擊檢查，也是一個防止貪污的重要途徑。過去中國有法不依的情況普遍，法律是存在的，但是沒有檢查機制，就成為了掌握公權的人以權謀私的現象。所以，光有法律還不行，還要有檢查的機制，讓公務員不敢貪污。

美國公路上出現的哄搶運鈔車跌下來的鈔票的事件，看來也有一個高速公路監察系統的問題。如果能夠拍攝下是哪一個司機停車下來，並且搶走了鈔票，一定能夠把司機捉拿歸案，並且將有關人等公佈出來，相信以後也沒有人敢在公路上搶走金錢了。

雙城記
何冀平

這幾天常有朋友來短信提醒，天津正在舉辦兩年一度的中國京劇節，選出優秀的劇目在中央台十一頻道轉播，有河北京劇院《趙陀》，天津京劇院《康熙大帝》，武漢京劇院《春秋二胥》等，都是新編歷史京劇。因為喜歡，又有期待，追着連看了幾晚。製作演出都很認真，名角上陣，舞台講究，有文有武，但沒有驚喜，真是「有高原，沒高峰」。說起新編京劇，不由得想起當年樣板戲，最好看的公認有兩部《沙家濱》和《紅燈記》，這兩齣戲原來不是京劇，是越劇，來自上海，一個叫《蘆蕩火種》，一個叫《革命自有後來人》，北京京劇院「認購」了《蘆蕩火種》，中國京劇院選了《革命自有後來人》改編為《紅燈記》。

以汪曾祺為主的編劇組，領命改編，住進了頤和園的龍王廟，地方很不錯，有山有水，皇家園林，是寫作的最好地方，只是時近初冬，園中沒什麼遊人，秋風蕭瑟，寒氣逼人。汪曾祺是散文、小說作家，也是編劇高手，一個星期劇本就改好了，取名《地下聯絡員》，這個劇名實在不像京劇，可能覺得這樣的劇名比較時新，有點諷戰的意思，會吸引觀眾有票房吧。主角阿慶嫂，選的是京劇名旦趙燕俠。突擊排練，登

有京戲，無驚喜

出廣告，馬上就要公演。江青知道了，趕到劇場，看了之後說，不行！廣告撤掉，劇組解散，劇本重新寫了。

第二稿寫完，排練好，江青請來了毛澤東，毛向來喜愛京劇，最愛聽傳統京劇，他看了提了幾點意見，都有些道理，基本上肯定，還給起了劇名《沙家濱》。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汪曾祺又連忙改了第三稿。這次江青看着排練，她着重唱腔和舞台。據說台上沙奶奶前的一棵柳樹，怎麼也不能使她滿意，說要是江南的柳樹，不要北方的，派了舞台美術設計去杭州寫生，回來做了一棵，這才過關。其實哪個觀眾也看不出，台上的柳樹是南方還是北方。好在江青對劇本不懂，也就不太管，由得汪曾祺有創作自由。汪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京劇得寫得像京劇，不是話劇也不是歌劇，唱詞是敘述性的，不能過多寫景抒情，還要通俗。「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起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多好的唱詞！江青說有江湖氣，汪曾祺沒理會她，得以保存，流傳於世。

戲行裡有句俗語「十年磨一戲」，一齣戲要是磨十年，是會把人都「磨」死了。但戲真是要認真寫，認真排，每個環節都不容馬虎。籠統的概念，硬加進去的主題，生搬硬造的人物，牽強附會的劇情，或者為了迎合政治氣候趕時髦，都出不了好戲，舞台佈景再美，服裝再華麗，唱腔再高昂，身段再優美，也沒

古今談
范舉

晨發生離奇事故。一輛載有大量現金的裝甲運鈔車在行駛途中突發故障，車門無故打開，一袋現金被「顛」出來，拋灑在路面上。接着，一部分鈔票隨風吹起，整條公路都是美鈔。裝甲運鈔車的保安立即報警，請求支援。但是當警車到來之前，路過司機見狀，紛紛停車撿錢，然後揚長而去。最後，警方人員只從現場找到了二百多元現金。警方拒絕透露當天到底有多少美元被過路民眾拿走，但特別敦促當天曾在現場停車撿錢的司機盡早主動將這些不義之財交給警方，否則將面臨「偷竊」的檢控。美國網友在雅虎新聞網留言稱，如果現場沒有攝像頭，警方怎麼能知道是誰曾去撿錢了呢？他們認為，現在是考驗大家「良心」的時候了，不過，多數留言者宣稱，自己不會把這樣的「昧心錢」交給警方。

這說明了，美國人的貪心，美國人的道德水平並不高。在中國的超級公路上，如果中途有汽車失事，把蘋果或者三鳥摔在路上，隨後往往發現了大批公路旁邊居住的農民，紛紛前來哄搶這些蘋果或者三鳥，也有人批評中國人法制觀念不強，道德水平低。近年來，中國的公路已經裝上了閉路電視，這一招非常有效，不僅僅拍攝下了所有哄搶失事汽車的財物的農民的鏡頭，事後可以追回損失。更重要的是，道路上有不少汽車超載，包括貨車超重、客車載客人數超額，都會拍入鏡頭。過去，交警會截停了有關違規的汽車，處以罰款。但是司機們也很聰明，立即拿出了現鈔，賄賂交警，賄賂的好處就是不用扣分。交警也照收如儀，因為錄像機的控制權在交警手裡。近年來，紀檢部門開始檢查交通警察的錄像機的片段，整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交警開始不敢再在汽車違規的問題上收取罰款，司機們也不敢再在公路上賄賂交警。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道德水平的提倡，需要一個物質水平的配合。但是，現代化國家執法，也需要一定的管理辦法的改進。例如紀律部門怎樣管理好交警的攝錄機錄像片段，經常突擊檢查，也是一個防止貪污的重要途徑。過去中國有法不依的情況普遍，法律是存在的，但是沒有檢查機制，就成為了掌握公權的人以權謀私的現象。所以，光有法律還不行，還要有檢查的機制，讓公務員不敢貪污。

美國公路上出現的哄搶運鈔車跌下來的鈔票的事件，看來也有一個高速公路監察系統的問題。如果能夠拍攝下是哪一個司機停車下來，並且搶走了鈔票，一定能夠把司機捉拿歸案，並且將有關人等公佈出來，相信以後也沒有人敢在公路上搶走金錢了。

秋在山水之間

秋天在哪裡？在山水之間。在收穫的繁忙、喜悅與憂慮中。在心裡，在身邊，在藍天白雲之下，在一語一言之中。

秋在山水之間。這山水，也是包括城鎮的。它們有秋的晝夜、秋的陽光、秋的风雨、秋的气息。它們在祖國的大山大水之間。城鎮裡，公園、小區和街道邊的樹木、花草，是能觸到秋的脈動的。只是，城鎮裡的秋有點兒單調。有山有水的野外，秋是全方位的、立體的、有形有色的。可以看、可以聽、可以嗅、可以摸、可以感、可以品。如果說城鎮的秋是模糊的、抽象的，那山水之間的秋就是清晰的、具體的；如果說城鎮的秋是靦腆的、羞澀的，那山水之間的秋就是活潑的、灑脫的。

和城鎮上的秋相比，我更願意接受山水之間的秋。山水之間的秋，不僅能夠感於懷，還能賞於目，嗅於鼻，嘗於口。北方的山水之間，春夏秋冬分明。與城鎮裡不同，山水之間的秋，季節特點顯著，碩果纍纍，異常忙碌。

老家所在的鄉村，坐落於山水之間。南北各有一條山帶，中間有一條河流，自西向東流淌。天藍藍，水清清，山峻秀，田層層，這便是山水之間的一個小小的所在，一個小小的標本式的北方的「山水之間」。

秋天的野外，沒有了夏的燥熱、也沒有冬的嚴寒。山水之間的秋，早晨有點兒冷有點兒涼。太陽升起後，暖色慢慢覆蓋大地，溫度開始一點點爬升。到了中午，光照下的地面會稍稍有些燙手。暴露陽光下的人們，有些已開始流汗。下午太陽西沉，趕趟兒似的落去，溫度又開始一點點降低，低到有點兒涼有點兒冷。田裡的果樹，墜滿了成熟的色澤和味道，把枝條壓得彎彎的。飄香的蘋果、誘人的鮮桃、通紅的山楂、亮黃的柿子，化成一個個成熟的印記，染亮了枝頭。

秋天的山與春天不同。春天的山萬物勃發，到處綠得喜人。間或有些花兒燦爛在山川的某個角落，等着耕種的人們從身邊走過，吹出一絲絲驚喜，落於他們臉上；秋天的山與夏天不同。秋天的山上沒有夏天的那份摯熱棲息，沒有野草瘋長的姿態，沒有未成熟莊稼的含蓄；秋天的山與冬天不同。冬天的山上到處一片荒涼，寒風是它的呼吸，白雪是它的容顏，萬物蜷縮，山石裸露。秋天的水與春天不同。春天的水靜靜流淌，越流越溫暖，引得魚蝦們從睡夢中醒來，悄悄加入到散步的行列；秋天的水與夏天不同。夏天的水要麼磅礴，要麼枯竭，夠潑辣乾脆，卻不夠嫺靜悠長；秋天的水與冬天不同。冬天的水，總喜歡用一層堅硬的外殼把自己封藏起來，以冰冷示人。它喜歡孩子們跑到它的表面嬉戲，它喜歡把魚兒們藏在懷裡，讓它們陪自己休息。

秋天的山水，有其他季節沒有的鮮明特點。秋在山水之間，山水之間的秋，有自己的色彩、味道、體溫和心事。

秋在桃樹林中。入了秋，野外的桃子就陸續熟了。老家的桃樹多植於山嶺上。通往山嶺的小路，崎嶇不平。一個個碩大的桃子，鮮紅的、深黃的、青白的，圓滾滾地擁抱在樹枝上。一股股誘人的甜香，在秋風的輕拂下，呼之欲出，被一層極短極細或稠或稀的短毛簇擁着，驕傲地展示着成熟的味道。有一些熟落的桃毛，會藉着秋風的鼓吹，到處亂飛。摘桃的鄉親們，有時即使還沒動手，皮膚上就已被桃毛挑逗得癢癢難忍了。村子西北面的山腳下，有我家的一處桃園。從桃園旁邊經過，朝桃園裡的樹枝上瞥一眼，圓滾碩大的桃子會用色澤和味道告訴您秋天在哪裡。

有個周末的上午，我隨父母到桃園摘桃。栽在山上的那些桃樹，長勢旺盛，樹冠高聳開闊。滿山桃樹，一棵比一棵粗壯。我對桃毛過敏，採摘

時格外小心。山水之間的秋，陽光是低調的。直到上午十點多鐘，才撕開厚重的雲彩，探出了身影。陽光一灑下來，我們便暴露了身份，毫無遮掩地站到驕陽下，不到半個小時，衣服就冒汗了。隨風起舞的桃毛，一見汗水就興奮，一根根鑽到汗水裡，洗個澡，潛入衣服，折磨着每一寸肌膚。山水之間的秋，天氣有時也像夏天那樣調皮。上午被陽光罩住流了一身汗，下午剛到桃園，一場急雨就憋不住了，仙女散花般灑下來。陰鬱的天色，嘩嘩的秋雨，把我們堵在桃園中。樹枝上的桃子在秋雨的淋洗下，显得更加鮮亮了。摘一個熟透的，用手擦擦濕淋淋的皮毛，咬上一口，大口咀嚼。鮮、香、甜、脆直抵心脾。這，就是秋的味道吧！

秋在山楂園裡。才入秋，大綿球便成熟了。大綿球是山楂中一個成熟較早的品種。趕早的商販，等大綿球一泛紅就來收購。沂蒙地區的山楂，以天寶生產的為最佳。天寶原來是一個鎮。天寶鎮中部向西，是一個兩條山帶夾成的溝谷，稱大峪溝。南面山帶的南面和北面山帶的北面，也有一部分屬於天寶鎮。天寶鎮的山楂，以大峪溝的為佳，大峪溝的山楂，又以以西最高處幾個村落周邊山嶺上的為最佳。這或許與處在山水之間，地勢高、光照好、環境美等因素有關。

一入秋，別處的大綿球還青硬青硬的，大峪溝西面幾個村子的就已經悄悄泛紅。大綿球山楂的味道，不太酸也不算甜。生活在這兒的鄉親，無須查節氣表，每年大綿球泛紅時，即是入秋前後。成熟的大綿球滿樹淺紅，紅艷艷在樹枝上，伴隨着綠葉的呵護一大捧一大捧探出頭來。搶鮮的商販們，不等大綿球紅透就着手收購。剛泛紅的大綿球嚼起來不是太綿軟，但耐儲存，耐運輸。運到城市裡，做成冰糖葫蘆，酸酸甜甜的，口感正佳。真正成熟的大綿球，個頭比剛泛紅時大出將近一圈，肉質鬆軟，已經難以長途運輸了。這樣的大綿球，只有親自來到這小小的山水之間的人們，才有口福品嚐。採摘完大綿球五六個星期左右，大金星就開始成熟了。大金星個大色紅，顏色稍暗，有些地方的還略略有些發

紫。大金星成熟後，所有樹枝都低垂着頭，滿枝滿枝的深紅色，在綠葉間沉思着。秋風吹過，深綠色的山楂葉迎風擺動，彷彿是在向風兒招手，示意它們小聲點，不要驚擾了樹枝上那些紅色的思緒。大金星下樹，甜紅子又染黃枝頭。如果說大綿球的淺紅、大金星的深紅夠艷，那甜紅子的亮黃色則更美。甜紅子除了味甜色鮮，還是山楂中最中看的一種。只是產量太低，枝條硬脆細長，總是昂首挺胸的，不便於採摘。

秋在山水之間。那些掛滿梨子的大樹，立於山水之間，努力挺舉着滿樹枝葉，掛起散發着成熟味道的黃梨，在秋風中等待。和梨子一起等待下樹的，還有各個品種的蘋果，紅的黃的青的，甜的脆的黏的，一樹挨着一樹，散發着各自的體香。野外那些樹，不管柿樹、核桃樹還是白楊樹、梧桐樹，在一兩場秋雨後紛紛落葉。像雛燕樣飄落的淺紅、大金星、三四片，在山水之間一點點向周圍滑翔，打着旋兒的，斜斜飛出的，啥樣的都有。草兒和田裡的莊稼們，似乎也感受到了秋意，該黃的黃了，該枯的正在枯。

秋在山水之間。這山水，最是有山有水的所有。它不是指一個特定的地方，而是很多個無數個地方。山水之外，秋也是存在的，就像城鎮裡，因為它們也在祖國的大山大水之間。然而，只有在一個個具體的山水之間，秋才足夠醒目，且滿目皆是。



■亮黃的柿子，化成秋的印象。 網上圖片

「歡樂」不簡單

朋友組織飯局，原意是幾個人與老師吃頓晚飯，當大家都確定下來的時候，A說丈夫也同來品嚐美食，B和C有見及此，也攜夫出席，D說這麼高興，她乾脆把母親、妹妹也請來……如是者，一個莫名的飯局組合誕生了，間家歡歡十世同仁學士旅行團友。單刀赴會的我們，忽然被邊緣化，淪為「搭檔」人士，完全失去了飯局的樂趣。

歡樂這回事，其實也很複雜。有些人以美食先行，圍爐共享美食就熱鬧高興；但有些人坐上餐桌，以思想交流為先，享受交流多於美食。

公務酬酢無法選擇，但朋友飯局是歡樂時光，如果連歡樂都變成應酬，實是無奈。因答應出席在先，奈何行到這一步，只好赴約，日後應約小心為上。

社會混亂狀況也如此，不同的人看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事情並非表面直路一條，也非自己所想理所當然，能為別人處境多想，互相

演藝影
小蝶

香港的劇團絕大部分的成員都是由活年人組成，長者演員數量甚少。現時活躍在劇壇中的六十歲以上的資深演員多是以自由身的身份參演，以玩票性質為不同劇團演戲。由於很多舞台劇都有上了年紀的父母角色，所以這類演員也經常遊走於各大小劇團的舞台之上。

日本卻有一個專業的長者劇團，所有成員均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中年人和長者。現時他們共有三十九名團員，平均年齡為七十五點七歲。

劇團名叫埼玉金世代劇場，於二零零六年由日本劇場導演兼演員蜷川幸雄創立。他成立劇團的目的是為了探索一種全新的劇場形式——將老年人豐富的人生閱歷融入舞台。他準備招考演員的消息一經傳出，超過一千二百名長者立時報名。蜷川用了兩個星期逐一給他們面試，最後選出了四十八名五十五歲的中、老年人成為劇團的演員。由於這班長者對戲劇沒有太大的認識，所以蜷川與其他導師都特別訓練他們。訓練過程非常嚴格，據說學員學習的戲劇知識包括日本和西方的劇作，一星期五天均需上課四小時。

長者劇場

經過一年的訓練，劇團正式公演。翌年，他們排演日本劇作家清水邦夫的兩個舞台劇。經過數年演出後，這個長者劇團在二零一三年首次獲邀到海外獻藝——到巴黎的日本文化會館演出，那次上演的戲是清水的舊作《烏鴉，我們上彈吧！》。

《烏》劇在今個月中亦在香港舞台上演，是「新視野藝術節」的節目之一。數十名年長演員在佈置成法庭的葵青劇院舞台上上演一場令人匪夷所思的械劫法庭戲，完全超越觀眾們的想像。二十名老婦一同湧進法庭內緊營攔截，對一班法律界的男性盡情侮辱、踐踏，並且把一些男性刺死或活活打死。其中兩名老婦更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分別親手刺死自己最疼愛的孫兒。最後，她們全都喪生在攻入法庭的警方的亂槍掃射之中，但卻在死亡中覺得自己獲得重生。

在那約八十分鐘的演出中，我感到觀眾們都被深深的震撼，原來老人的力量是可以這樣大的。

我看的那場戲有很多香港劇場中人觀看，看戲後大家都約而同地說要在香港上演這齣戲，有些演員更立即說要參加演出。環顧香港年紀較長的女演員，她們其實都比《烏》劇的角色年齡為輕。若真的要找來二十名飾演七十歲以上老婦的女演員，看來還需要靠她們精湛的演技補救。



■永遠的任姐。 作者提供圖片

此山中
鄧達智

時光佳再，歲月流逝，不覺任姐、永遠的戲迷情人任劍輝已離開二十五年。當年任姐逝世消息迴響劇動，不因走前一段時間已長期退隱，港人對戲迷情人既迷且敬，就算不是生長在她至風光的粵劇全盛歲月，透過電視舊片重播、家中長期與芳艷芳、後期與白雪仙錄下數量眾多經典名曲的唱片《洛神》、《梁山伯與祝英台》、《牡丹亭驚夢》、《再世紅梅記》、《紫釵記》、《帝女花》……影像與歌聲不離不棄，從來不覺任姐不屬自己那一代！除了經典戲曲，任姐的時裝電影產量亦豐富。反串風流個個風趣公子哥兒影像最深刻，一套又一套瀟灑俊逸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寬鬆明亮西裝，將任姐包裝成猶如永遠不會成長的美少年。不要說當年缺乏愛情滋潤立誓不婚的好大一伙南番順媽姐女傭、生活枯燥的怨婦組成的一生一世誓不變骨灰粉絲團，我們一伙後生在任姐退休後重看其舊時作品，仍然被她唱功、演技、風采、幽默感所感染。

任姐作品多如星數，除極少數以女兒身演繹外，絕大部分為反串男角；精絕成功程度，不少人直至成年之後才弄清楚其為女性。訪問不少先母同代伯母伯娘級人馬，何以如此迷戀任姐？

她們答：在我們的世代，傳統良家婦女斷斷不能公開迷戀異性偶像，轉移女演員反串男角可心無旁騖捧場有理。那年代反串演員何止任劍輝一人？就她演來似男人，其他女演員始終扭扭捏捏不自然。卻感受任姐瀟灑不凡不似一般男人粗莽，或靚仔演員的油頭粉面。任姐代表了一個年代的慈祥溫婉正面人物，不迷她，還有誰可以迷？

包容，社會才能共贏。市民漫長的忍耐已到臨界點，始終要面對終結了。

與廖啟智談起不如意事，他說，人生本來就是無奈的，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就由得去吧，總要面對。我們知道他所曾經歷的，也明白他的體會之所以深刻。受到啟發，於是豁然。

廖啟智是個出色演員，他在朱家宏導演的新片《販賣·愛》，以他的人生歷練演戲，他不溫不火、深沉內斂的演技，是全片的壓場角色。此片的導演朱家宏，其實也是片外令人動容的角色。他憑着對電影的熱誠、執着，以多年的時間，去追求「本土電影」的夢想，在追求的過程中所失去的、付出的，實不足外人道。他不怨天、不怨命的香港精神，深深打動了他的製作團隊。

此片已先後在多個國際電影展入圍，又得過「最佳電影」和「最佳剪接」獎項，希望此片在本地影展更上一層樓。